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題研究教材系列

音韻學講義

YINYUNXUE JIANGYI

音韻學講義 YINYUNXUE JIANGYI

本書是《音韻學》課程的講義，內容包括：音韻學概論、聲母、韻母、聲調、音韻學史、音韻學與方言、音韻學與文字、音韻學與語法、音韻學與語義、音韻學與語用、音韻學與文學、音韻學與文化、音韻學與藝術、音韻學與宗教、音韻學與哲學、音韻學與科學、音韻學與社會、音韻學與生活、音韻學與未來。

本書適合漢語言專業、音韻學專業、音韻學愛好者閱讀。

本書適合漢語言專業、音韻學專業、音韻學愛好者閱讀。

丁邦新 著

音韻學講義 YINYUNXUE JIANGYI

本書是《音韻學》課程的講義，內容包括：音韻學概論、聲母、韻母、聲調、音韻學史、音韻學與方言、音韻學與文字、音韻學與語法、音韻學與語義、音韻學與語用、音韻學與文學、音韻學與文化、音韻學與藝術、音韻學與宗教、音韻學與哲學、音韻學與科學、音韻學與社會、音韻學與生活、音韻學與未來。

本書適合漢語言專業、音韻學專業、音韻學愛好者閱讀。

YINYUNXUE
JIANGYI



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UNIVERSITY PRESS

音韻學講義



21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專題研究教材系列

音韻學講義

丁邦新 著

張渭毅 劉景耀 劉芳 整理



北京大學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音韻學講義 / 丁邦新著.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15.7

(21 世紀漢語言專業規劃教材)

ISBN 978-7-301-26087-6

I. ①音… II. ①丁… III. ①漢語—音韻學—高等學校—教材 IV. ①H11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5) 第 163194 號

- | | |
|-------|--|
| 書名 | 音韻學講義 |
| 著作責任者 | 丁邦新 著 |
| 責任編輯 | 王鐵軍 |
| 標準書號 | ISBN 978-7-301-26087-6 |
| 出版發行 |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地址 |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 205 號 100871 |
| 網址 |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學出版社 |
| 電子信箱 | zpup@pup.cn |
| 電話 | 郵購部 62752015 發行部 62750672 編輯部 62753334 |
| 印刷者 | 三河市北燕印裝有限公司 |
| 經銷者 | 新華書店 |
| 定價 | 650 毫米 × 980 毫米 16 開本 15 印張 230 千字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36.00 元 |

未經許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複製或鈔襲本書之部分或全部內容。

版權所有, 侵權必究

舉報電話: 010-62752024 電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圖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 請與出版部聯繫, 電話: 010-62756370

出版說明

《音韻學講義》是根據丁邦新先生 2004 年在北京大學講課的錄音整理而成的。2004 年，著名語言學家、台灣“中研院”院士、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丁邦新先生應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現更名為“中國語言學研究中心”）的邀請，來北京大學作了一學期的漢語音韻學講座。聽課的師生普遍反映，丁先生講授的內容很有深度和新意。丁邦新先生在漢語音韻學研究方面的造詣早已為學術界所公認，所以，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在丁先生講課之後就向丁先生建議，將講座內容整理成書交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個建議得到了丁先生的同意。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就把整理丁先生講課內容成為書稿的任務交給了北京大學張渭毅副教授。張渭毅先生欣然同意，陸續將丁先生的講課內容逐節加以整理成稿；然後由丁先生本人最後修改定稿，交給本社出版。《音韻學講義》是丁邦新先生多年教學和研究的結晶，是一部高品質的學術專著，也是高等學校音韻學課程的很好的教材。本社謹以此書奉獻給讀者。

北京大學出版社

自序

2004年的秋天，我剛從香港科技大學退休，接受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陸儉明、蔣紹愚兩先生的邀請，到北大擔任了兩個月的漢語音韻學講座，算是研究生的課程。讓我想想不到的是聽講的人在150人左右，包括校內的學生跟校外的同行。音韻學實在有一點冷僻，不算是一門普通的學問，在中文系的相關課程裡也是比較艱深一點的。竟然有這麼多人聽講，令我非常感動。不得不格外賣力，努力備課，唯恐讓聽講的人失望了。

當時我採取了一個別開生面的上課方式，總共16次課，主講一次，接著討論一次。討論課讓聽眾以書面提問題，我按照小條子逐一回答，全部的時間都用來答問。所以主講了8次，答問也有8次。這本小書就是8次主講的記錄，希望答問的部分在不久的將來也能整理成書，呈現給讀者。

主講的內容如何變成文字是一個大問題。整理的過程頗費周折，一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北大的研究生秦曄、聶海平、孫順根據課堂錄音，整理出八次主講的初稿。第二階段，由北大的本科生雷塘洵、葉述冕、向靈風、吉雪霏四位同學跟邯鄲學院的劉景耀教授和劉芳老師重聽錄音，在初稿的基礎上整理出第二稿。第三階段，由張渭毅先生在第二稿的基礎上再聽了兩遍錄音，校對內容、查考資料、補訂缺漏、潤色文字，編寫了書末參考文獻目錄，寫成了第三稿。我再在這個基礎上整個看了兩遍，把過多的語氣詞刪掉了，把當時的口誤改正了，把模糊不清的語句更換為比較通順的文字。我在這裡要向參與記錄的諸位先生鄭重道謝，尤其感謝渭毅花費了那麼多的時間作覆核的工作，並提醒我許多要改進的地方。當然，如果還有錯誤，一定是我的責任。

當年跟北大出版社郭力先生約定，後來杜若明先生催稿，現在王颯先生出書，我真是感謝他們鍥而不捨的認真。只擔心現在書稿問世，會不會已經過時？王先生的回答說，雖然過去了十年，還有出版的價值。同樣的問題我也問過涓毅，他說：“鑒於目前國內還沒有類似的教音韻學的教材參考書，所以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和風格，當然有出版的意義。”這樣，我就放了一半的心。還有一半能不能放得下，要等讀者看過才知道。這十年裡我已經把講演中的想法寫成好幾篇文章，現在作為附錄，一併請讀者指教。

到北大的計劃最初是蔣紹愚先生的提議，等我到了以後，他正好到台大訪問。我原來在台大執教多年，這個情形有點像是兩校交換了一位教授。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情景，兩岸的改變真是讓人放心。

在北大的那一段日子，除了備課、講課以外，我跟內人受到北大友好們的殷切照顧，最常去的地方就是未名湖。大雪的日子裡未名湖結了冰，湖上有許多人溜冰；凌晨無人的時候真是清幽，玉樹瓊花，饒有詩情。現在回想起來，好像心裡還有一股暖意。

我是台大中文系的畢業生，我敬愛的老師之一是臺靜農先生，他是北大畢業的。不知是不是受了他的影響，只要有感於心，就想發而為詩。這兩天我寫了一首詩記此一段因緣，請讀者跟我共享！

把酒長宵說四聲，何人回首記芳名？
未名湖畔寒鴉靜，紫禁城南新稿成。
舊韻奇文千古事，方言國語百年情。
蕭蕭風雪黃昏後，寂寂燕園燈正明。

丁邦新

2015年4月19日於灣區千石齋

目 錄

第一講 研究漢語音韻學的資料和方法	1
一、開場白	1
二、研究漢語音韻學的資料和方法	4
第二講 《切韻》的性質	26
一、細讀《切韻序》的啓示	26
二、《切韻》的文白和“古今通塞”	33
三、《切韻》的方言和“南北是非”	35
四、《切韻》的性質	36
第三講 中古音的擬測	48
一、中古音擬測的原則	48
二、聲母的南北差異——鄴下音系與金陵音系聲母的異同 ..	57
三、韻母的南北差異	60
四、一二等韻的南北差異	66
五、四等韻的介音問題	68
第四講 重紐的檢討	71
一、重紐的性質與結構	71
二、重紐的差別在介音	75
三、現代語言中能夠顯示重紐差別的資料	78
四、重紐的南北差異	86

第五講 從中古到現代的語音演變	93
一、語音演變的大勢	93
二、聲母的演變	96
三、韻母的演變	114
第六講 從上古到中古的語音演變	122
一、音節結構的改變	122
二、聲母的演變	129
三、韻母演變的大勢	134
第七講 漢語聲調的演變	144
一、中古聲調的調值及平仄的意義	144
二、上古聲調的類別及其起源	152
三、合併與分化：從中古至現代	162
四、聲調的擬測	162
第八講 漢藏語的比較研究	168
一、漢藏語的定義與研究方法	168
二、漢語跟台語的關係	173
三、漢語和藏緬語的關係	178
四、從漢藏語比較研究看上古音的問題	180
參考文獻	186
附錄一 論切韻四等韻介音有無的問題	192
附錄二 從《切韻》的結構論擬測中古音系 介音及元音的原則	204
附錄三 上古陰聲字濁輔音韻尾存在的 證據及其消失的年代	219

第一講 研究漢語音韻學的資料和方法

一、開場白

這個課程原來想叫“中古漢語語音研究”的，早先聯絡的時候，沒有跟我說有學分，後來說有學分，所以，我就想把這個課程的題目改成“漢語音韻學專題討論”。因為這個課是給研究生上的，我假定所有聽講的人都唸過聲韻學，並且在漢語方面有相當好的基礎，所以我想把它定位為一個討論課。我的設計是這樣：每週兩次課，每次講兩個小時，今天我講一次，下一次呢，我就不講了，我們討論問題。今天印發的材料裡面沒有給你們列出書目來，因為這次課是一個開場白，我想檢討一下音韻學的資料和方法。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很多書上都有這樣的資料、那樣的資料，只是我今天換個角度來想一想，重講一下這個問題。至於本課程的書目，以後我會依次早一點發給大家，我的書目大概也不會太長，因為你們不是上我一個課，研究生一天到晚上很多課，哪裡能看得了太多呢？我總是希望能夠給你們一兩篇最新的研究成果，根據這個研究成果呢，你就可以看一看，後面的書目裡頭有沒有相關的資料，這樣，我就不必開很詳細的書目讓大家看。大概的情形就是這樣，一次課講完了以後呢，第二次課就討論。討論課可以這樣進行：你聽完了以後呢，可以回去想，把問題寫在紙上，不過希望不要寫一頁那麼長的一個問題，寫那麼長的問題很麻煩，我在這裡來不及回答。希望你簡單地說明你的問題在哪兒，到了禮拜五下一次上課的時候，我就把這個條子收集起來，一個一個回答。

從前呢，我開始教書的時候，我想很多在座的老師跟我有同樣

的經驗，就怕學生問問題，一問呢，就怕不知道，我就臉紅了。然後我就說，對不起，下次我回答你。我現在過了六十歲以後，完全不在乎，所以你們儘可以問一些問題，問倒了也沒有關係，我也不會臉紅的，你們放心好了。

因為這是一個討論的課，所以我希望跟你們講了以後，你們要回饋你們的意見。有的問題呢，也許我可以給你們解惑，試試看能不能把它解釋了；有的問題呢，我也許真的不能夠解決，我得要想一想，也許想過以後還不能解決，那麼這就真是個問題。這也很好，讓大家知道，有些什麼問題我不能解決，留在那裡。在討論的過程中，有可能討論到一些實際的東西，也有可能討論到一些理論，還可能有很多地方我說得不清楚，沒關係，到時候你們就說明沒有聽清楚。但是，在今天的課上，我並不討論問題，因為我把所有的問題留在下一次。討論的時候，我希望從各位那裡能夠學到若干東西，因為我對中古音的想法，到現在還沒寫成一本書，雖然我已經有寫書的意願，有這個想法已經好幾年了。我希望藉這一次的機會，把一些沒有成熟的想法能夠跟各位談一談。我的話也許有不對的地方，有的地方可能有另外的講法，請告訴我，我非常感謝，因為我可以重新考慮。

以上就是我對這個課程的設計跟要求。張渭毅先生告訴我，修課的同學要寫個報告。這樣的話呢，修課的同學可以有兩個選擇：第一個選擇呢，就你自己寫一個報告；另一個選擇呢，你跟我定一個時間，我在這裡兩個月，可以在最晚的第三個禮拜以前我們見一次面，談一談，看看你要寫的東西行不行，大概要注意什麼問題，或者我個人有沒有能力能夠看你的東西。好不好？

我現在介紹一下我的出身。我是台大中文系畢業的，台大中文系大三開設音韻學課，我的老師是一位叫許世瑛的先生，他是王力王先生的學生。我後來在台大唸碩士，我的老師叫董同龢，董同龢先生也是王力先生的學生。所以像脂微分部這樣的看法，董先生做了以後，王先生後來想了想，有些地方大概就接受了他的意見。董先生假如在的話，今年應該 93 歲，他 52 歲就去世了。我覺得我們的學問有很多都是從他引發而來的：如果董先生不到台灣，恐怕就有一批學生會讀別的學科，我個人原來的興趣是讀《詩經》，

讀古典文學。研究古典文獻，就不一定走上音韻學的路。再後來呢，我就出國唸書，我的老師是非常有名的，是李方桂先生。李先生呢，也是董先生的老師，董先生自己講：“我寫的文章，凡是嚴謹的地方，都是李先生教的。”所以，我跟李先生唸書呢，有一點兒像跟著長一輩的師祖唸書一樣。從那以後啊，我覺得學術的輩份很難說：我不能說我跟董先生是同輩，這有一點困難，如果比較起來的話，我是北大好幾位先生的晚一輩，比如像郭錫良先生，我比他晚一輩，因為他是王先生的學生，而我是王先生學生的學生。而我又不同意這麼做，因為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我把李先生也拉下來了，把李先生變成郭先生的同輩，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李先生一定比他長一輩，也許還不止一輩。趙元任先生去台灣講學的時候，那時候我唸大四。我有機會跟著董同龢先生給趙先生做記錄，記他講演的內容，後來就出版了，就是《中國語言》（即《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年再版）這部書。而趙先生是王力先生的老師，但跟李方桂先生是平輩論交的。

我講了這些東西，是想告訴各位：這個學問的傳承啊，至少我個人，是很受北大的影響。我進台大的時候，我的系主任是臺靜農先生，他是魯迅的學生，他是北大中文系畢業的。所以，我覺得我們那時從老師那裡得到的東西，很簡單地講，是一種胸襟。這種胸襟呢，就是說，我們可以聽不同的說法，我們可以看不同的東西。這個，我覺得就是北大的精神，我想，現在也應該還保持著。

董同龢先生是清華畢業的，那個時候，王先生大概在清華教書。李方桂先生也是清華畢業的，所以，我跟清華的關係也是那麼深。我常常感覺到，如果我有一點成就，有一些學問，大概是把北大、清華這麼一種傳統留下來了，我學到了一點。這一點呢就叫求真，我們做真正的學問，要有一個開放的胸襟。李方桂先生發表他的《上古音研究》的時候，我第一次讀這篇文章，有一些不同的想法要說出來，就做了一個報告，希望老師會聽到。所以，當李先生坐在臺下，我在臺上報告的時候，我心裡有一種很高興的感覺：我現在跟老師的看法不同，我可以向老師報告我是一個什麼想法。事後，李先生沒有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他並不因為我與他的意見不同而不讓我發表，或者說“不對”“絕對不對”。他說“不同意”。我

以後會告訴各位他不同意的道理。到現在為止，我還堅持我的意見，很有意思的是，從做學問的路上走過來，慢慢地有些說法就會得到證明。

以上是說我的出身跟北大的關係。我今天來講這門課，看到有這麼多學生、這麼多先生們真的對音韻學有興趣，我覺得真是很難得。但是，我有一個缺陷，各位要知道我的缺陷：因為我在音韻學方面和方言學方面做了好些個研究，陸陸續續也做了幾十年了。但是呢，近若干年來，我因為有行政責任，在香港科技大學擔任院長，做了八年，所以呢，我的閱讀時間非常少，可能有些大陸學者發表了好的文章而我沒有看到，很有可能我根本不知道。所以，我在這裡說的內容，如果有的時候沒有能夠提到某些先生的著作，或者是某人的意見與我接近，希望你們能夠告訴我。也許張渭毅先生可以指教我，因為他對目錄熟得不得了。我最近看了他的文章，發現參考文獻裡面有好些有趣的文章，而我沒有看過。我現在退休了，我希望在寫中古音的時候，能夠補課，慢慢地把這些文章該看的都看一遍。但不能花太多時間，因為一個人的精力畢竟有限。

我講音韻學，除了跟上課的研究生討論音韻學專題，還希望能夠引起一點興趣。唸音韻學不容易呀，唸音韻學的人，需要音韻學、歷史語言學的訓練，要有多多少少的語言學方法論的訓練，還要對很多方言或者語言有興趣。所以，你要做深入的研究不容易。可是，我覺得，北大這麼一個地方，不能沒有英雄豪傑之人來做這樣的研究。這個研究如果慢慢地不做了的話，太可惜了。所以，我在這一次的講演裡，要談一談音韻學資料和方法的問題，希望引起同學們的興趣。看一看我現在講的這些問題，究竟跟我們以前想的是不是有一些距離，有哪些地方可以重新考慮。這就是我的開場白，大概說完了。

二、研究漢語音韻學的資料和方法

(一) 從系統性看資料

我印發的講義分大綱和資料兩個部分。我的講法是，先列大

綱，底下列資料，然後根據大綱進行講解。資料和大綱是配合的。

第一個要講的問題是研究音韻學的一些資料。這裡講的研究音韻學的資料，不限於中古音，凡是涉及音韻學的都要談。有的資料可能你們已經耳熟能詳，可是，這一次講課，我希望帶來一種對於音韻學資料不同的新想法。我的看法很簡單，就是從系統性看資料。

我們這門課程叫音韻學，什麼叫“學”呢？“學”就是有一個很清楚的系統。所以，有一些東西你叫“學”，我並不覺得是“學”。爲什麼呢？因爲沒有系統，沒有一個方法論，沒有一個可以遵循的方法論系統。沒有系統的東西，不是不可以做研究，可以做，但是，研究的結果可能會很零碎。所以，要從這個系統性的角度來看音韻學資料，我把它分成以下三種。

1. 有較完整的系統的資料，包括韻書（反切）、韻圖、現代的方言、譯音、傳教士的記錄、同族系語言。

（1）韻書。

韻書是一個相當完整的系統，比如《切韻》，是一部當時中國話的音節字典。當時語言所有的音節，在這部字典裡，都應該找得到。當然有些音節找不到，它可能漏掉了，也可能有一些口語不在裡面。但是，基本上，當時語言的所有音節都在裡頭，所以，這是一部音節字典。從這一點來說，中國人了不起，在那個時候就有一部全中國標準語言的音節字典。至於它的性質，我會在以後的課中談到。這部音節字典呢，幾乎每一個音節都有反切。各位都知道反切是幹嗎的吧？組成反切的兩個漢字，上面一字代表它的聲母，下面一字代表它的韻跟調。這樣說不見得都對，因爲有的時候上面的字也可能帶著介音，有的時候下面的字也會少了一點什麼東西。這麼一個設計，這麼一個方法，可以記錄所有的音節，你不能不說它有一個系統，它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

（2）韻圖。

我曾經想，當時的人真奇怪，爲什麼用這麼一個東西來標音呢？可能是當時受了外國的影響，比如印度的影響。做這個東西的時候，假定大家都看過韻書，把聲母跟韻母跟調填在一起，上面

是聲母，下面是韻和聲調，再把韻書一個一個小韻代表字填進圖去，像東韻“東，德紅切”，用一個字“東”代表這一個小韻，“東”就是《切韻》東韻裡的一個音節，把這個“東”字填進圖裡。把韻圖又分成一、二、三、四四個等，有的字出現在一等，有的字出現在三等。“東”字出現在一等，而不是出現在三等。試問，如果當時沒有實際語音的根據，編者把哪些字放在一等，哪些字放在三等，一定有困難。換句話說，他一定有一個語音上的根據，才能把這些字放在一個恰如其分的地方。我說“恰如其分”這個話有問題，有的字放錯地方了，也許是編者偶爾發生錯誤；有的時候，受韻圖的限制使得他沒辦法放，得要挪一挪。但是，無論如何，它有系統，很完整的系統，因為它把韻書裡的每一個字都用一個圖的方式來表示。我剛才說，韻書是音節字典，每個音節在韻圖上都有一個位置，假如沒有怎麼辦呢？按照從前舊的辦法，他就畫個圈圈，空在那裡，這個東西有一個說法叫做列圍。原來我學音韻學的時候不懂什麼叫列圍。列圍就是韻圖作者列了一個圈，寫作○，在圖上空著。這些空兒很有意思：你看有些什麼樣的空兒，它空在哪裡；進而要想想為什麼。比如我問你一個問題，現代漢語普通話為什麼沒有 dang2、ding2、dong2、gang2、gun2 或者是 gong2 這樣的音節？為什麼不送氣的聲母沒有陽平調的陽聲字？因為它的演變使得它不可能有，陽平字是從平調來的，它得要送氣，所以，有 ting2, tang2, tong2。可是如果它不送氣，它就沒有。換句話說，這個就是空兒，這一空，就要列一個圍在那兒。所以，你要觀察現在的普通話演變的缺陷。你一看，這個地方沒有音，那個地方沒有音，為什麼沒有呢？一定有它的道理。

我剛才檢討了韻書跟韻圖，說它們都有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但為什麼說“比較完整的系統”，而不說“完整的系統”呢？因為我們語言中有好些東西用韻書是沒辦法反映出來的。比如說變調，假如說那時候有變調的話，我們不知道怎樣變調；如果還有連音變化，我們也不知道連音怎樣變化。這受限於中國語言音節的性質，單音節語言只能一個字一個字做，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做。所以，我們不能說韻書是一個非常完整的系統，只能說是比較完整的系統，韻圖也是一樣。

(3) 現代方言。

現代方言有完整的系統，這是沒有問題的。爲什麼呢？因爲講任何方言的人都可以溝通，比如，我是江蘇如皋人，講如皋話，我如果碰到一個老鄉，我就可以跟他講如皋話，完全可以充分地表述我的意見，所以如皋話是一個完整的系統。這個系統本身，方言之間彼此可以溝通，而溝通的結果可以把很多想法、很多東西都給說出來，就跟我們現在說普通話一樣。普通話也不過是方言的一種。既然這樣，它當然有一個完整的系統，如果沒有完整的系統，就不能溝通。

(4) 譯音。

關於譯音，也許有不同的看法，如日漢譯音，指的是日本的吳音和漢音，這是董同龢先生的說法。譯音這個東西呀，有一點麻煩，究竟到什麼程度才算有一個完整的系統？我想，日本借去的吳音和漢音，因爲借去的相當的多，數量相當的大，所以，你就會覺得它是一個系統。但是，假如它借去的不多，它是不是一個完整的系統呢？也許不然，因爲有一些字它沒有借。因此，假如你用現在日本的吳音、漢音系統，要小心。因爲它們也曾經按照字典的規律把吳音一致化，原來吳音有好幾種，如果有一個字他不曉得，他就會去回頭看中國的反切是什麼，然後按照那個辦法，又回頭把吳音弄出來。所以，有人說吳音是當時實際的借音，其實不然，其中有些問題要考慮。所以，研究日文的人會用古日文的資料，如用萬葉集這種資料。我們要知道它確定的時代，然後來看當時的音是怎麼樣的。但是無論如何，這個譯音本身是有系統的。

(5) 傳教士的記錄。

傳教士到中國來的時候，他們常常學中國話，有很多記錄。傳教士的記錄也有一定的系統。傳教士的記錄很好玩的，他到一個地方來學，然後他用他所熟悉的音標，記廣東話，記上海話，因爲他熟悉英文字母，還用他熟悉的辦法來拼寫這個字唸什麼，那個字唸什麼。你現在看那些東西啊，要能夠追尋他原來的記錄裡頭的音代表什麼東西，確實還有一個系統，因爲他有實際語音的根據。

(6) 同族系的語言。

同族系的語言，既然是語言，當然它有系統。在後面的講課

中，我會告訴各位爲什麼要做同族系語言的研究。龔煌城先生在漢藏語方面的研究，我覺得是在中國人裡頭做得數一數二的，非常好。有些人拿藏語、緬語來比較，可能只是說說罷了，我不一定相信。但是他的證據是確鑿的，一點一點給你看，元音的對當、聲母的對當，他一點一點給你看，你很難推翻。我告訴你，好的學問就是不容易推翻的。李方桂先生的文章發表好久了，現在清華要出他的全集，於是我有機會回頭重看他的文章。你要推翻他的東西真難，他說話很小心謹慎，不大能在文章中找到漏洞。找不到漏洞，你怎麼去推翻他呢？所以呀，龔先生對漢藏語的研究，我覺得現在做得非常好。麻煩的是，我跟他很難辯論，我不大敢跟他辯論，因爲他的證據確鑿得不得了。但是我心裡也有懷疑啊！就是他把西夏語看得很重。但他是一個西夏語的專家，我不是，我又沒有研究西夏文，所以我不大敢跟他在這個地方辯論。我說：“西夏語是你擬測的嗎？你擬測的這個東西究竟有沒有根據啊？”在這個時候，他才會給我解釋。想來他的證據相當地確鑿。所以，同族系的語言，當然有系統。

2. 沒有清楚的系統的資料，包括異文、假借字、讀若、聲訓、直音。

(1) 異文和假借字。

《書經·湯誓》說：“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這個“時”，又寫做“是不是”的“是”。

一般的解釋是，“時日曷喪”：這個太陽什麼時候死亡？“予及汝偕亡”：我跟你一起死掉。

這個“喪”跟“亡”在這個地方是很有趣的，以後我們有機會再談到。“喪”可能是一個複輔音，因爲“喪”字從“亡”得聲，“喪”可能是“使亡”，“這個太陽怎麼樣才能使得你亡”，“使得你亡”怎麼樣呢？“予及汝偕亡”。“時”跟“是”是異文，“時日曷喪”的“曷”有的地方寫作“害”，是假借字。

(2) 讀若、聲訓、直音。

《說文》裡頭有很多“讀若”和聲訓材料。前者如：

𠄎，讀若筭。

丌，讀若箕。

森，讀若曾參之參。

後者如：

天，顛也。

馬，武也。

直音，即某一個字音，讀什麼音，就直接以同音字注音。例如：

《毛詩·關雎》：“在河之洲。”《經典釋文》：“洲，音州。”

《毛詩·關雎》：“鐘鼓樂之。”《經典釋文》：“樂之，音洛。”

也有的以同字爲直音，但加一個限制：

《史記·高祖紀》《索隱》引韋昭注：“告，音告語之告。”

各位可以想一想，這種材料是沒有系統的。因爲異文、假借字是個別的資料；“讀若”是某些字的音；聲訓也是對某些字的說法；直音是某一個音與另外一個音的關係，比如說：冬天的冬，音東，東南西北的東。這代表什麼呢？只表示這兩個字同音，除此以外，很難表示別的。好了，你有了歷史的觀點，你會知道“東”“冬”原來是不同音的，當你說它們同音的時候，顯然這個時候“東”“冬”的讀音已經混同了，但是基本上沒有一個清楚的系統。

沒有人能夠告訴我，異文、假借字、讀若、聲訓、直音是一個很清楚的系統。《說文》裡的“讀若”，或者“讀與……同”“讀爲……”的，大概有 800 多條。柯蔚南(South Coblin)曾做過仔細的研究，可以看得出來，某一類字跟某一類字有關係，但是系統性不是很清楚，沒有一個清楚的系統。

3. 介乎有系統與無系統之間的資料。

這類資料，可能有系統，也可能沒有系統。所以，我另外又列了一類：介乎系統有無之間的資料，包括古文字、詩文詞曲韻字、對音和借詞。

(1) 古文字。

這類資料是個大宗，我們的古文字這麼多，說它沒有系統吧，